

● 清朝奇案丛书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主编 张 研 ● 副主编 张 浩 ● 赵晓华 著

无情剑

张文祥刺马

乱世相知……
梦醉溫柔……
魂断寿春……
苦志复仇……



两江总督渔色负友，
江湖义士苦志复仇。
曲折的江湖恩怨，离奇的案情真相。
惶恐的朝廷大员，纷繁的后世评说。
慈禧太后说：“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说：“此事甚奇。”

前 言

“清朝奇案丛书”，顾名思义，说的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奇案、要案、大案。

这里既有数十上百贪官投首的贪污巨案，又有阴谋迭现、圈套连环、丑恶至极的舞弊案；既有权势倾轧、禁锢精神的政治案、科场案、文字狱案，又有曲折离奇、血泪斑斑的人命案。

这些奇案、要案、大案，反映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无一不令人感慨万分。

从“清朝奇案”中，人们可了解到中国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了解到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中去。

“清朝奇案丛书”共十余册，每册十来万字，是一套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清朝奇案丛书”又是一部高品位的、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普及读物。

“清朝奇案丛书”遴选了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以叩人心弦的史实传闻、严谨的论理分析、文采斐然的晓畅行文，导引读者思索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我们期盼着您满意的微笑。

楔 子

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南京。

这一天一大早,从校场到总督衙门的箭道两旁便挤满了人。摩肩接踵的人群和人们脸上所显示出的一种好奇、焦急而又庄严的神情表明了这一天肯定是个特别的日子。

是啊,这一天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要亲自在校场阅兵,这个消息好多天前便在整个南京城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清代的“两江”,系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总督是朝廷委派统辖这三省的行政、军事头脑,可谓职兼文武,权重一时。对于庶民百姓来说,“总督”这个词无异是权力、尊贵与威严的象征。此外,自然还有一种神秘感。在那高大深重、有层层官兵把守的总督衙门内,生活着怎样一位兼备文韬武略、具有经邦济世之才的位极人臣的总督大人呢?

其实,马总督校场阅兵的日子本来定在昨天。可惜天公不作美,昨天下了一整天暴雨,所以又只好改在今天,这难免让人有些扫兴。不过,今天的天气却弥补了这一缺憾。太阳早早地升了起来,天空一片碧蓝,这真是南京城近来少有的好天气。

时间刚到上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赶来聚集在箭道两旁,人山人海把本来宽敞的大路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在等待着,等待着能有幸看到盛名已久的总督大人的威仪和丰采。这样一项轰动全城的官方活动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谓是一次极具纪念意义的大典了。

临近中午时分，从校场方向终于跑来两列清兵，分别手持刀枪器械，站在箭道两旁。人群忽然间安静下来，大家知道，这是总督已经阅兵完毕，开始打道回府了。不久，远处又开来一队全部身着戎装、森严而整齐的清兵队伍，足有几百人的样子，阵势极为壮观，因此多了几分紧张的气氛。

人们在这样的氛围中翘首期盼着总督驾临，却没有谁发现在路旁的清兵队伍里忽然多了一个人。那人中等身材，一套并不太合身的瘦小的清兵短衣穿在他身上，愈发衬出他的健壮来。长髯，脸色较黑，整个人看上去有一些疲乏，但双目却是炯炯的，一看便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

此刻，那汉子的眼光随着众人一同注视着两江总督浩大的仪仗队伍。全副武装的清兵卫队之后，又是大小各等随员侍从，之后，一群官员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位着朝服的人走了过来——这便是大家望眼欲穿的焦点：两江总督马新貽。

随着时间一秒秒地推移，马新貽原本模糊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是一个与大家想像甚为吻合的人物：四十多岁，微胖，身着黼黻袍套，头戴翎顶朝珠，浑身上下无不透露着封疆大吏所特有的气度和非凡尊贵。还有，那张保养得甚好的脸上表现出的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也愈加给他威严的外表添了几分色彩。

路旁的人群显然震慑于这气势宏大的队伍和威风凛凛的总督，人们皆在屏气凝神地给两江总督马新貽行注目礼。而马新貽的出现也明显引起了那位穿清兵服装的北方汉子的震动。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总督，脸色突然变得通红，额头上渗出了几滴汗珠，两只拳头下意识地紧攥着。总督距他所站的位置越来越近了，30米，20米……

这时，从人群中忽然跑出一个书生打扮的人，跪在地上大声喊道：“冤枉！冤枉！”

众人不由一震。两江总督瞥了那人一眼，似乎皱了皱眉头，嘴里说了句什么，便不再理会，继续向前走去……

那黑脸汉子此时却突然飞奔穿过几重队伍，径直跑到总督跟前，做出打千请安的样子。接着他站了起来，右手里却转瞬间多了一个什么明晃晃的东西：那分明是一把匕首！

两江总督马新貽颇有些茫然而又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个向他跑过来的“清兵”。也许，他还有些恼怒，埋怨又有人不知趣地挡住了他的路。

然而，他无意识地看了一眼来人，却正与对方阴鸷的眼光相遇了。

对视。

两秒，一秒，甚或只有零点几秒。

马新貽惊呆了。

那是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

那是一双跳动着无数簇伏恨的火焰燃烧的眼睛。

“是你！……”马新貽突然叫道。

与此同时，锋利的匕首已经直直地刺入了马新貽的心脏！

容不及马新貽多怒，剧痛侵袭了他的神经，模糊了他的意识，在他失去知觉倒地之前，他似乎看见那刺客还在忿忿地盯着他，只是眼里却多了一份满足……

周围的人们被这瞬间的巨变惊呆了。然后，突然间人声鼎沸，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在刚才的一刹那间发生了一件多么严重而又可怕的事情：堂堂两江总督被刺了！

只有那刺客还在那里从容地站着。他没有逃跑，似乎也并

不准备逃跑。抬起头来，望望晴朗的天空，他在心里默念着：“二哥，我终于为你报仇了！小弟张文祥今天终于杀死马新貽，为你报仇了！”

望着那如梦初醒向他扑过来的清兵，刺客忽然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目 录

楔子 (1)

乱世相知——庐州结义 (1)

草莽知己：曹石张三兄弟/落“难”士子：活捉了一个
秀才俘虏/“攻心为上”：新贻释嫌/金兰盟誓

梦醉温柔——新贻负友 (26)

“官兄匪弟”：布政使的心事/如梦佳人曹二嫂/鸠占
鹊“床”/晴天霹雳

魂断寿春——二虎亡命 (48)

兄弟反目/赴命寿春城/挥泪葬冤魂/从此天涯孤旅

文祥刺马——苦志复仇 (67)

今非昔比马大人/七年生死两茫茫/寿春坟祭/血债
血偿/英雄本色

欲盖弥彰——惶恐大员 (85)

龙颜震怒/魁玉有口难言/曾国藩的犹豫/刑部尚书
郑敦谨“真相”大白

歌场独真——后世评说 (107)

英雄赴难/马总督的后事/纷纭诸说/众口皆碑张大侠

尾声 (122)

乱世相知

——庐州结义

道咸之际的清王朝处在一个各种矛盾激烈交织的剧变时代。

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作为国耻的开端被载入史册，继此之后，种种征兆都在预示着这个封建帝国的渐趋没落。财政日绌，国库空虚。各地的农民起义频发，边境危机四伏。至于政治的黑暗和腐化则更为猖獗，从政府的卖官鬻爵到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搜刮民脂，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官污吏武断乡里，中饱私囊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无可救药的衰败和腐朽标志着统治中国社会两个世纪之久的清政权已经走入了它的暮年。

不仅如此，人祸与天灾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总是相伴而来。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惟有风调雨顺方能五谷丰登，这无异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生活法则。很久以来，人们也总是喜欢以“靠天吃饭”、“民以食为天”来描绘农业社会中人、食物、自然界三者之间的递进依赖关系。然而，这一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频频侵袭着全国上下、大江南北，持续不绝的旱灾、水灾、蝗灾、风灾等等自然灾害，如同梦魇般紧紧缠绕着已经腐朽的清王朝。

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腐朽的社会制度。而一切灾难的最直接承受者则是生活在这个黑暗时代中的苍生大众。

灾荒，战争，无以名目的苛捐杂税等等，如同每一个走向尾声的封建王朝一样，在社会危机已经无以复加的情况下，向来勤劳善良、安守本分的贫苦人民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便成为极其必然的规律。

只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末农民起义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更为壮阔。

咸丰元年(1851)，在清文宗奕訢刚刚登基继承大统的第一年，便爆发了震撼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发端于偏远的广西桂平县的农民起义，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呼应，从而形成了与清政府分庭抗礼、遥相对峙的一支巨大力量。

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不久，安徽、河南、山东等省又活跃着另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队伍——捻军。素喜流动作战的捻军与太平军南北呼应，既给摇摇欲坠的清政权以沉重打击，同时也吸引着大批走投无路的难民和不满社会现实的有志之士的加入。

张文祥，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便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员。

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关于张文祥的身世，历史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详实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十几岁便父母双亡，又加上张家几代世代单传，所以也没有什么亲戚兄妹，倒是个的的确确的孤儿了。张文祥年岁稍长以后，凭着一身力气，养起了妻儿，只是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那时，在河南、安徽等地流传着这样几首民歌：

“张老乐，会说作，
四面八方送烙馍。
跟着帐子走，吃也有来穿也有。
……”

“咸丰坐殿二年半，江南反了一大片。
毁些铜头破犁砚，打起苗刀双齐线。
……”

这些来自江南的民歌很可能是安徽的大批捻军进入河南境内活动时带来的。歌中的“张老乐”指的便是捻军首领张乐行。河南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省份。频繁的黄河决口使许多地区常年遭受滔滔黄河水的浸淹，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旱涝灾害，在河南境内，大灾之年，饿殍遍地、道殣相望是一种并不鲜见的景象。汝阳自然也不例外。

于是，为了谋求一条生路，许多被饥饿和死亡苦苦侵逼的人们不得不抛妻别子，背井离乡。他们选择了两条路：一是“走

关东”——也就是去东北逃荒，希望能找点活儿做，以养家糊口；另外一条便是加入捻军，劫富济贫，最起码，捻军中“吃也有来穿也有”的日子就已经很诱人了。

张文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跟随着正在河南招兵买马的一支捻军南下的。也有人说，张文祥是先从河南至江南谋生，然后从那里加入捻军的。

几年以后，安徽庐州。

一天午后，从捻军的一个帐营中走出一个人来：此人约三十来岁，中等身材，却极为壮实，肤色黝黑，粗粗的扫帚眉之下两只眼睛甚为有神，头上包着一方黄色头巾，脚蹬一双草鞋，整个人看起来威武粗犷。这人便是张文祥。

“张将军”，旁边的小兵见他走了出来，恭敬地称呼着。

“嗯”，张文祥笑了笑，拍拍小兵的肩膀，然后继续向前踱去。

张文祥是随捻军辗转作战来到庐州的。他是一个生性豪爽、素喜广交天下朋友的人。对于张文祥来说，这几年的生活是激烈而畅快的。虽然飘泊不定，虽然性命时刻危在旦夕，但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满足。在这里，不再有官府压迫，更不必再因缺衣少食而每日愁眉不展。看着往日那些耀武扬威的贪官酷吏在起义军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告罪求饶的样子，张文祥心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和痛快之感。

这时的江南战场上，太平军与捻军相互配合，给清军以很大打击，但不能不说，清政府起用曾国藩及其湘军，也给农民军构成了严重威胁。湘军装备先进，编制精密，比起不堪一击的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来说，湘军有着较强的战斗力，加

上清政府勾结洋人镇压农民起义，使得当时战场呈胶着状态。庐州在此时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主要战场，对于农民军来说，庐州是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门户，据守庐州便可使天京城内外无忧；对于清军来说，占领庐州也是进逼天京的重要捷径，因此，在当时，争夺庐州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此时的庐州城正掌握在捻军手中。

驻扎庐州城的是捻军首领龚得的“白旗军”。捻军的军事组织，在盟主之下设立黄、白、红、蓝、黑五旗，头领称“总旗主”或“大趟主”。当时，由盟主张乐行领黄旗，龚得领白旗。在总旗之下又有“大旗”，其最基层的组织被称做“小旗”。张文祥这时已是白旗之下的一个“小旗”旗主了。

午后的阳光很好，好天气会给人好心情。张文祥今天是很高兴的，他准备乘这会儿功夫去看个人。

“嗨！文祥！”

“你要去哪里！”

张文祥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喊他。他欣喜地转过头去，发现有两匹战马载着两个人已一前一后跑到了他面前。

跑在前面的那个汉子看起来比张文祥年龄稍长些，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脸上已经蓄起了一缕胡须，也是黑脸膛，五官虽很一般，人却一副很和善的样子。“文祥，是不是去找我们？”他笑嘻嘻地下马问张文祥道。

“肯定是喽！”张文祥还没有开口，后面赶来的人已接口说道。这人面如冠玉，瘦高个子，脸上微须，疏眉淡目，十足的书生样子。这两人与张文祥都身着一样的装束。

“二虎哥，锦标兄，是你们！”张文祥咧嘴一笑，一脸惊喜的样子。“真是太巧了，我正要去看你们！”

来人是张文祥在捻军中结识的两位生死知己曹二虎和石锦标。前面黑脸膛的是曹二虎，后面书生模样的便是石锦标。

曹二虎是陕西人。和大多陕西汉子一样，曹二虎性格憨直、宽厚。二虎的父辈也是个中等人家，但因为陕西连年闹灾荒，到二虎时家境也衰败下来，迫不得已，二虎抛妻别子出来谋生，谁想竟也参加了捻军队伍。石锦标和张文祥则是同乡。三人之中，上过几年私塾的石锦标算是识文断字最多的一个，人也最机敏，所以遇事大家都听他的。而年龄上以曹二虎最长，石锦标次之，张文祥则是最小的一个。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乱世相逢，经历又大致相同，使得曹、石、张三人很是意气相投。对于曹二虎，张文祥还有着一份特别深厚的感情。

曹二虎可以算做是他的救命恩人。有一次，素来体质强健的张文祥忽感风寒，要在平时，挺一挺也就过去了，但这次却正值江南久旱不雨，加上频繁的行军和作战，使得军中瘟疫流行。七尺高的张文祥竟躺在床上，被病痛折磨得不能动弹。军中军务繁忙，哪里有专人来照顾一个病重的普通士兵？亏得曹二虎不避嫌烦，衣不解带地照看病重的张文祥，粗手粗脚的汉子竟像妇人一样细心周到，煎药炖汤。二虎这种雪中送炭般的友情令张文祥感动不已，奔波在外，在刀光剑影中度日使他许久以来未曾体验到如此浓烈的亲情和温暖。无人之时，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禁不住落泪了。这是感激的眼泪，暗地里他向自己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对得起二虎兄的这份恩情！

近来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很多。因为军务繁忙，三人又都是小旗主，往往是聚少散多，即使匆匆一见，也顾不上长谈。所以今天难得无事，好朋友聚在一块儿，每个人心里都

乐滋滋的。张文祥拉起曹二虎和石锦标便向不远的一个小酒馆走去。

两军阵前，众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事，谈论最多的自然也是战事。三兄弟几杯酒下肚，互相寒暄一阵，没几句话便又提到了目前的战况：

“我看还是咱捻军气势大，这几个月又连打胜仗，狗日的清军吓得都不敢出来迎战了！”张文祥很是乐观地说。

曹二虎也赞成地点点头：“文祥说得对，听说，安徽巡抚唐训方已经气得降了好几个官员的职呢！”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张文祥说着，他极为兴奋地站了起来，抓起身边带着的一把大刀指了指北方说：“两位哥哥，还有好消息呢，有黑旗的弟兄最近从河南来，说他们那里也打了大胜仗哩！锦标兄，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咱们就能返回家乡了！你说是吧？”张文祥说着，又高兴地“哈哈”笑了起来。

一直坐在那里闷闷地听他俩说话的石锦标似乎并不怎么高兴，听到张文祥问他，才顿了顿说道：“兄弟，只怕你有些高兴早了！”

他这么幽幽地一说，张文祥已收敛了笑容，“怎么了，锦标兄？”

石锦标的表情看起来有些严肃。“唉！”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望着两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来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听说了没有，太平军在安庆那里吃了败仗，‘曾剃头’一下就杀了几千‘天兵天将’，恐怕安庆一失手，天京的局势就要紧张，那时我们这里恐怕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曾剃头”就是曾国藩。语出惊人，石锦标的话与刚才热烈的气氛显然不相符，大家顿然间觉得扫兴起来。